

新編諸子集成

中華書局

抱朴子外篇校箋

上

新編諸子集成

抱朴子外篇校箋

上 楊明照撰

中華書局

前 言

子論從漢到晉特別興盛，這一方面是子部演爲集部過程中的必然現象，同時也是子書逐漸式微文集日益發達的顯著標誌。葛洪的抱朴子外篇，就是東晉初年寫定的一部傑出子論〔一〕。全書內容豐富，「詞旨辨博」，尤其是對社會和文學，頗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見，是我國文化寶庫中的一分珍貴遺產。

晉書葛洪傳說：「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蹟，析理入微。」據有關文獻的記載，葛洪撰述之多，方面之廣，記誦之淵博，文筆之茂密，在兩晉士林中是寡二少雙的。雖然絕大部分作品已經佚亡，但幸而流傳下來的如抱朴子內外篇、肘後備急方和神仙傳，就更加重要，成爲研究葛洪僅有的第一手資料了。

抱朴子外篇寫作的時間比內篇早些（見內篇黃白），原「各起次第」（內篇序），分別單行，內容亦迥不相同。外篇自敘說：「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由於兩書的性質各異，隋書經籍志以下的目錄書，幾乎都是分別著錄的。宋尤袤遂初堂書目始將內外篇合二而一，歸入道家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類。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道家類尤而效之，據明盧舜治本著錄，題曰抱朴子內外篇八卷。並謂外篇大旨「亦以黃、老爲宗」。歸類和論斷，都值得商榷。

「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是葛洪撰述抱朴子外篇的主要目的，針對性非常鮮明，哪裏是「以黃、老爲宗」？我們知道，西晉王朝統一全國後，經濟逐漸恢復，社會比較安定，曾呈現過短暫的表面繁榮局面。但隨之而來的是統治集團的爭權奪利和腐化墮落，號稱的「太康盛世」剛一過去，就爆發了「八王之亂」，接着又是西北少數民族貴族的入侵。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交相發展，給廣大人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也顛覆了西晉王朝的統治政權。可是，那些享有各種特權的士族，面對日益尖銳複雜的社會矛盾，却熟視無睹，充耳弗聞。貪婪，險毒，荒淫，奢侈，虛偽，放蕩，便是他們的所行所爲。何曾料到後來「飛鋒薦於宸闈，左衽掠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莠秀乎玉階，雲觀變爲狐兔之藪，象魏化爲虎豹之蹊，東序烟燼於委灰，生民焦淪於淵火」（漢過〔三〕）一系列不可饒恕的深重罪孽呢！

在萬方多難，八表同昏的年歲裏，葛洪並未萎靡不振，得過且過，而是自覺地想方設法刻苦學習：

年十有三，而慈父見背，夙失庭訓。飢寒困瘁，躬執耕穡。……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

伐薪賣之，以給紙筆。〔晝〕就營田園，處〔夜〕以柴火寫書。……常乏紙，每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尠能讀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但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將〕萬卷。（自敘）

這段文字告訴我們：一個人的境遇，不管生活有多麼苦，學習條件是多麼差，祇要肯想辦法，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也沒有不能自學成材的。

葛洪不僅閱讀了很多的書，而且還寫了不少「彈斷風俗，言苦辭直」的文章。儘管有人擔心將會「取憎在位，招擯於時」，但他却以「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真偽」作答。這在「虛美隱惡」、「屬華豔以取悅」（並見應嘲）的當時，是多麼不畏強禦！跟那些粉飾現實，「辭意夷泰」的作品相比，簡直是判若天淵。外篇中如酒誡、疾謬、譏惑、刺驕等篇，對社會現實的揭露和抨擊，直言不諱，毫不含糊；就是漢過、吳失兩篇，用意還是在託古刺今，借題發揮〔三〕。

魯迅先生所說的「論及晉末社會狀態」〔四〕，大概就包有這些篇在內的吧。

空談非徵，下面無妨選錄幾段來印證：

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饜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沓貂狐之溫〔溫〕麗，夏縝紗縠之翩飄，出驅慶

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粲蔚，飾朱翠於楹棧，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酒醺醑以沈醉，行爲會飲之魁，坐爲博奕〔弈〕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覩學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未老而憔悴。雖叔〔菽〕麥之能辯（辨），亦奚別乎瞽瞍哉！（崇教）

「世胄躡高位」的晉代，公子哥兒們不學無術，倚仗父兄的特殊權勢，講闊綽，圖享受，荒淫腐化，無所不用其極。吃喝玩樂之外雖一無所知，而他們的特殊地位，却依然如故。

愚夫行之，自矜爲豪，小人徵之，以爲橫階。亂靡有定，寔此之由也。然敢爲此者，非必篤頑也，率多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婚姻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清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疾謬）

「投鼠忌器」，自古而然。「冠蓋之後，勢援之門」，既有靠山，又騙得信任，拉關係，樹黨羽，其胡作非爲，誰又敢過問呢！

秉維之佐，牧民之吏，非母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或有不開律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几案之所置，而處機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饗儒官之祿，不

閑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簡，而受駁議之榮；低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軒昂節蓋之下；屢爲奔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號；不別菽麥之同異，而忝叨顧問之近任。……繼芻狗而責盧、鵠之效，繡鷄、鶩而崇鷹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吳失）

「母后之親」和「阿諂之人」，是統治者認爲最可信賴和依靠的力量，必然要分別安插在各個重要部門，哪裏會攷慮他們的勝任不勝任！

世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淵〕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駑庸之質，猶迴遑乎霞〔雲〕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經求己者，謂之陸沈迂闊。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冰，懷黃握白，提清挈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穫矣。……汲汲於進趨，悒悒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守甚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衿之所爲作。愍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頹思也。（勸學）

「世道多難，儒教淪喪」，勢必導致社會輕視讀書的不良傾向。這在西晉後期最爲突出。一貫重視「儒學」、「儒教」和強調「勸學」、「崇教」的葛洪，難怪要慨乎言之了。

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掉，見奇士則坐睡。縑縷杖策，被褐負笈

者，雖文豔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王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集札，菽麥不辨，爲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爲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畀於有北。彼雖赫奕，刀尺決乎（孫星衍謂有脫文）勢力足以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交際）

「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漢代如此，晉代亦復如此。其實，別的朝代又何嘗不如此呢！「德薄位高」者的唯財利是視，的確可鄙，而那些「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者的搖尾乞憐，也同樣可鄙。

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斂迹，偃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壤，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晏〔宴〕密集，管絃嘈雜〔嘯〕，後賓填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其情，苞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爲之，可悲者也。（刺驕）

卑躬屈己，鑽營捧拍，以圖升遷。目的達到，便得意忘形，自以爲了不起，於是利用職權，既要享受，又要發財了。官場中這樣的事哪個朝代都有，豈止西晉爲然！

小大喪亂，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酒：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海螺之器並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出〕，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屢舞蹶蹶，舍其坐遷；載號載呶，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几筵，或眞蹶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盼，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搖掌而諧聲；謙卑而不競者，悉裨瞻〔膽〕以高交。廉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闔茸之性露，而傲佞〔很〕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顛倒。（酒誡）

這活像一幅酗酒圖。酒鬼們的各種醜態，描繪得維妙維肖，淋漓盡致。

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裁）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譏惑）

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此下似脫一字）促身而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自敘）

操時髦，順潮流，奇裝怪服，日新月異，你追我趕，唯恐落後，遠在西晉已然。如果葛洪

生乎今之世，也許還會多寫幾筆。

葛洪論述的八個方面，既深刻，又生動，西晉的政治概況和社會風貌，皆歷歷在目。其觀察之銳敏，筆鋒之犀利，較諸干寶 晉紀總論，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今天要研究晉代歷史，抱朴子外篇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晉人著作，有時它比唐修晉書還重要。

漢、魏子論中，如揚雄 法言、桓譚 新論（五）、王充 論衡、曹丕 典論和桓範 政要論（六），都有這樣那樣、或多或少的文論。以「文儒」（自敘）自任，而又強調「聖人實之於文，鑄之於學；夫文、學也者，人倫之首，大教之本」（七）的葛洪，抱朴子外篇裏有大量文論，是很自然的。

今勝於古的文學觀，是葛洪的創見，也是他對文學最基本的論點。他是用時代的演變和事物的改進的實例來論證這個道理的：

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鬪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輜駟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鈞世）

社會是不斷向前發展的，作為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無論內容和形式都必然要隨着起變化，纔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也必然是後來居上，今勝於古。葛洪在這裏不僅提出了「時

移世改，理自然也」的論點，而且還通過「諸後作而善於前事」的實例來印證。像他這種極其進步的論斷，可以說是發前人所未發。爲什麼葛洪有這樣卓越的識見呢？由於他對事物的看法，具有樸素唯物論的觀點的緣故。他在省煩篇裏也說：「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薪埋，衣裳不宜改裸袒矣。」這種論斷，還是從事物的發展出發，與他主張文學的今勝於古是一致的。

葛洪今勝於古的文學主張，不止是用事物的演進作依據，而且還舉出具體的作品來對比：

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鈺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竝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豔乎？等稱征伐，而出軍（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鈞世）

這些例證，祇從篇章的繁簡和辭句的「瞻麗」、「博富」與否來評定其高下，而沒有攷慮到它們的思想內容，誠然還不免囿於形式，但對於文學的由簡而繁，由質樸而華麗的發展趨勢有所認識，已屬難能可貴；至於把儒家奉爲經典的書、詩認爲不如漢、晉人的作品，更是別

具慧眼，不同凡響。遠在一千六百餘年前，葛洪就有這類不尋常的識見，的確值得珍視。不僅他以前和同時代的人未曾有過，就是後來的文學理論批評專家如劉勰、鍾嶸等，也還沒有這樣的論述哩！

積習已久的貴遠賤近文壇風尚，是與葛洪今勝於古的主張不相容的，自然要極力加以抨擊：

然守株之徒，嘍嘍所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鈞世）

又世俗率神貴古昔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尚博）

文學本是時代的產物，是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貴遠賤近的不良風尚，是文學發展進程中的一大障礙。葛洪既有今勝於古的主張，其加以抨擊，是很自然的，也是非常正確的。可是，葛洪並不因爲主張今勝於古和反對貴遠賤近的關係，就全盤否定了古人的著

作。鈞世篇說：

然古書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厦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熬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前人的創作成果本是精華與糟粕夾雜着的，簡單地肯定或否定都不妥當。葛洪認爲「古書雖多，未必盡美」這一總的評價是正確的。同時他又指出，多而「未必盡美」的古書，像「山淵」一樣，「屬筆者」可以從中「采伐漁獵」，汲取精華，化爲己有，從而寫出更好的作品來。這種看法，還是較全面的。

文、德並重，跟今勝於古一樣，都是葛洪不同舊談的論點。衆所周知，重德輕文是儒家的正統觀念，歷代相承無異議。循本篇却說：「德行、文章者，君子之本也。」把德行、文章二者都視爲「君子之本」，並未有所軒輊。前尚博篇曾設爲問答，闡發得更充分：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荃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荃；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且夫本不必皆珍，末

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

簡要的答語，概述了他強調文章與德行同等重要的旨意。上文還有這樣的話句：「德行〔爲〕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認爲文章比德行更勝一籌。像他這種突破前人窠臼，極其大膽的文學觀，在我國古代文論中，是不曾有過的。

與力倡今勝於古、強調文德並重極有關連的，是對文學的社會作用的推崇。葛洪認爲「魯連射書以下聊城」，其力量是「過於百萬之衆」〔八〕的，「韓信傳檄而定千里」，其功效是「勝於雲梯之械」〔九〕的。把文章的功能說得那麼巨大，目的就是要突出文學的社會作用。因此，他強調「立言者貴於助教」，「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磋礪流通之闇穢」（並見應嘲）。所以他衡量作品，首先注意其實用價值。應嘲篇說：

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磔迂闊，屬難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適足示巧表奇以誑俗。何異畫敖倉以救飢，仰天漢以解渴？……管青鑄騏驎於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丘不與易也。

「言高秋天而不可施」的作品，儘管辭藻美麗，夸夸其談，畢竟是脫離現實的空論。我們試看王弼、何晏以來所謂的「名理之文」，不正是「屬難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的嗎？據崇教篇「釋老、莊之不急」和重言篇「辨虛無之不急」二語來看，葛洪這段話的鋒芒，是針對着玄言家們的著作的。對於詩歌的品第，辭義篇說：「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其衡量準則，還是從它們的實際作用着眼的。

其次是對作品的評價，葛洪並不是把內容與形式同等看待，而是着重在內容。如品評王充的論衡，就是這樣：

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后之璜，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豔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喻蔽）

一部著作是否有價值，主要先看它的內容。內容與形式達到高度的統一，當然屬於上乘。如果形式較差一些，那也是次要的；更不能在辭句上挑剔。因為作品給讀者所起的作用，不完全在於它的形式，最重要的還在於它的內容。葛洪能抓住論衡「事義高遠」的內容，駁斥魯生形式主義的論調，是極有說服力的。

語言和文字的關係，葛洪也有所論述。喻蔽篇說：「夫發口爲言，著紙爲書；書者所以

代言，言者所以書事。」鈞世篇又說：「書猶言也，若人談語，故爲知有（二），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很顯然，葛洪是以語言的「易曉爲辨」來反文字的「難知爲好」的。語言本是隨着社會的發展不斷蕃衍，社會起了變化，語言也隨之起變化。而文字又是「代言」和記錄事物的工具，應該通俗「易曉」，纔能起「代言」的作用。「難知」已經不對了，偏要「以難知爲好」，那更是故意使人看不懂，違反了「代言」的本意。葛洪這樣地強調書須易曉，是與他主張文學的今勝於古、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和反對貴遠賤近的風尚分不開的。因爲「難知」的作品，決不會起它應起的社會作用，也必然是貴遠賤近的產物，更不可能今勝於古。所以極力反對。同時，他還指出了古書「難知」的底蘊：

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鈞世）

這真是一針見血地戳穿了那些貴遠賤近和故爲艱深者的借口。

古代典籍雖有「難曉」之處，但葛洪並非不可知論者。他認爲：「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這就是說，「布在乎方策」的作品，既然是「情見乎辭，指歸可得」，那就有認識的可能了。

此外，葛洪曾提出批評者不能「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概之一例」（尚博），更不可從個人好惡出發，「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塗」（辭義）。而兩處上文明說是「俗士」和「近人之情」，可見這不是在空發議論，而是有針對性的。

抱朴子外篇中的文論，大致如上所述。無論廣度和深度，都超越了揚雄、桓譚、王充、曹丕、桓範諸家，值得我們進一步研討。毋庸諱言，葛洪的文學思想也有一些缺陷。其中最主要的是：建安以來的文學，本已初步獲得了獨立的生命，人們對文學的認識，也日益明確，而葛洪却又把一切著述都看作文學，這就形成了他那不明晰的文學觀念，也就不可能對文學有進一步的瞭解。但從發展的眼光看，葛洪在我國古代文論上是有較大的貢獻的啊！

外篇爲葛洪「騁辭章」（內篇黃白）之作，行文多韻語和駢言（二），因而書中徵事數典之處比比皆是。過去既無人注釋（三），一般讀者閱讀時不無困難。爲之疏通證明，確有必要。校注古籍，我是有嗜痂之癖的。一九四零年秋——在燕京大學國文學系作助教的第一學年，因開選修課「昭明文選」，祇承擔兩班「大一國文」課，閒周一次的批改作文任務減少了三之一；次年又改開「文心雕龍」和「讀書指導」兩課，「大一國文」課則止教一班了。批改作文的任務既逐年減少，搞科研的時間自然增多。抱朴子外篇校箋初稿，就是在這兩年

內逐篇逐條用毛筆楷寫的。那時年紀輕，幹勁大，體質較好，記憶力也較強，進行得相當順利。其疑難辭句和不知出何典記者，則暫付闕如俟攷。並把它裝池成十冊，以便隨時訂補。四十多年來，常置諸案頭，和我結下了不解之緣。

從事抱朴子外篇的校和箋，難度比已校注過的文心雕龍、劉子兩書都大。曾有避難就易，另換一書（擬換徐幹中論或顏氏家訓）打算。張孟劬先生不我遐棄，一再啟迪、勉勵，乃賈勇爲之。駑馬十駕，幸底於成。但由於腹笥儉，水平不高，其中一些「未詳」甚至強作解人的地方還不少。這就有待於今後的繼續鑽研，再行訂補了。

本書以平津館叢書原刻本爲底本。再參校明正統道藏本，魯藩承訓書院本，吉藩崇德書院本〔二二〕，舊寫本（即孫星衍、繼昌所稱舊寫本。現藏北京圖書館），慎懋官本，盧舜治本〔二四〕，清柏筠堂本，四庫全書文溯閣本，王謨漢魏叢書本和崇文局本，凡十一種〔二五〕。皆親自臨校，一筆不苟，從未倩人代庖。過錄的名人批校本，有明季徐濟忠（底本爲慎懋官本）、清代顧廣圻（底本爲舊寫本）、陳澧（底本爲平津館叢書原刻本）、近人王國維（底本爲四部叢刊本）。以上三書，現均藏北京圖書館）和陳漢章（底本爲平津館叢書覆刻本。現藏浙江省圖書館）四家。亦皆親自逐錄，並注明正文辭句，以便採用時易於索檢。前賢至近人著作中有關論述，亦分別輯存備用〔二六〕。專著已刊行的，如清繼昌〔二七〕、陳其榮的抱朴子外篇

校勘記，孫詒讓的札迻〔二八〕，俞樾的讀抱朴子〔二九〕和近人孫人和的抱朴子校補〔三〇〕，我都收得有，需要時照錄。上列四個方面的資料，對我的校和箋都有很大幫助。

「博聞深洽」的葛洪，在外篇裏使用了大量的典故，要爲之作注，的確不怎麼容易；流傳了一千六百餘年的古籍，要舉正其錯謬衍脫，也同樣不容易。我從開始收集資料、參校衆本到最後定稿，斷斷續續地拖了半個世紀。外廢下乘，其疲鈍有如此者！靜言思之，無任愧悚。

學海無涯，聞見有限，決不能自滿。一九八一年秋，赴首都參加會議畢，另換招待所小住，多次去北京圖書館核對抱朴子外篇善本和過錄名家批校。每當夜間整理、清寫白天的記錄時，總有相見恨晚之感〔三一〕。後來知道該館尚藏有清季盱眙王廣恕的抱朴子外篇注稿本〔三二〕，便欣然借閱。瀏覽嘉遜篇的注文後，却有點失望〔三三〕。但也發現當中有兩處的「校語」挺不錯。於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以後各篇的「校語」上。尋尋、覓覓，果然不負所望。從嘉遜篇「曾是未吝也」、「匠人之所眩惑矣」到自敘篇「口合神疔」、「是皆賣彼上聖大賢乎」的「校語」，共摘錄了三十許條〔三四〕。絕大部分爲拙稿所無，正好匡我不逮〔三五〕。這一意外的收穫，又感到很高興。由失望而喜出望外，倒是滿有意思的。這就說明，校注古籍並非易事，誰都有得有失。豈能「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而敝帚自珍，故步自封！

生也有涯，學不可已。我雖垂垂老矣，但眠食無恙，神志尚清。願以炳燭之明，繼續從事科學研究，爭取依次完成舊稿，為繁榮社會主義學術聊獻綿薄。

本書一再延期交稿，實非得已。倘能儘快出版，早日就正於專家、學者，何幸如之！

一九八九年十月於四川大學廬樓學不已齋，時年八十。

〔一〕外篇自敘說「至建武中乃定」。建武僅一年，次年三月即改元為太興。鈞世篇又道及郭璞的南郊賦，而此賦奏上於太興元年（見北堂書鈔卷五七引何法盛晉中興書）。是外篇成書後續有訂補，故本文說它是東晉初年寫定。（外篇成書時間，詳自序篇「今齒近不惑」句箋。）

〔二〕引文中的「左衽」二字，本指古代少數民族的服裝，這裏則指劉曜所統的部隊。全段是寫晉懷帝永嘉五年劉曜攻陷洛陽，西晉王朝覆滅的慘象。

〔三〕陳澧說：「不敢言晉朝，託之漢、吳耳。」（崇教篇「漢之末世，吳之晚年」等句批語）又說：「此篇指斥當時之事，託言漢末耳。」（漢過篇篇首批語）王國維說：「漢過、吳失二篇，皆為晉而作。」（吳失篇篇末批語）按：陳、王兩家批語頗有見地，是可信從的。

〔四〕見孫伏園魯迅先生開列的中國文學入門書十二部中抱朴子外篇批語。載一九五一年人民文學第四卷第六期。

〔五〕孫馮翼問經堂叢書、嚴可均四錄堂類集又全後漢文（卷十三至十五）有輯本。

〔六〕羣書治要卷四七節引政要論的讚象、銘誄和序作三篇，都是文論（嚴可均全三國文輯入卷三七中）。惜一直少人稱引，也許尚未注意到吧。

〔七〕今本佚，此據太平御覽卷六百七引。

〔八〕今本佚，此據書鈔卷一百二引。

〔九〕今本佚，此據書鈔卷一百五十引。

〔十〕「有」，孫星衍謂疑作「音」。按：「知有」二字係誤倒，若乙作「有知」，文義自通。

〔十一〕全書除閒用單筆外，幾乎都是駢言（當然不如後代的精工），而且還經常押韻（清觀類道人輯有抱朴子駢言一卷。在閩竹居叢書中）。

〔十二〕內篇原有梁陶弘景注，見其侄陶翊所撰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載雲笈七籤卷一百七）。書早已佚亡。（宋道士賈嵩華陽隱居內傳卷中所列弘景著述，仍有「抱朴子注二十卷」一句，乃照搬本起錄舊文，非宋代尚有弘景的注本流傳。）而外篇在清季之前，則未聞有人爲之作注的。今本閒帶小注（共四十處），蓋出自明正統藏，原爲何人所作，已不可攷。音、釋不僅過於簡闕（少的兩字，多的也祇有十字），而且有誤。吉藩崇德書院本亦閒有眉批，也很簡略。皆難預注家之列。

〔十三〕吉藩本僅刻外篇。弭訟篇明言「文不雅馴，削之」。百家、文行兩篇，亦削而未刻。用刑、審舉、清鑒、行品、疾謬、譏惑、刺驕、省煩、尚博、漢過十篇，都有不同程度的刪削：少的十餘字，多的四五十字，最多的是四百四十六字（用刑篇最後一大段）。刻書如此隨意刪削，是太不忠於底本了。

〔十四〕孫星衍校語，祇閒引盧本而無慎本，繼昌、陳其榮兩家的校勘記亦然。大概都未見過慎本（四庫全書所據者亦爲盧本）。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慎懋官本（盧舜治序謂曾校宋本、明藩本者，大言欺人耳。」又：「盧舜治本）然持與慎氏原本相校，其就慎氏原書上版甚明，書題改「抱朴子」爲「葛稚川」，其剝補之跡又甚明。」（二）

三九頁)按王說極是。時人有關抱朴子的論述涉及版本者，置盧本於慎本之前，是不妥當的。

〔二五〕四川省圖書館所藏明鈔本外篇(季滄葦、林則徐和唐百川都曾藏過)，以出自道藏，未臨校。又一九四一年夏，曾傳錄鄧文如先生藏日本烟道意所校和本一過，因錯譌字特多，可援用者極少，故未列入。

〔二六〕從梁蕭繹金樓子到近人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凡涉及抱朴子或葛洪者，皆分別輯錄。(各種類書和古籍舊注，祇要引有抱朴子，我都將它鈔下，備校勘、輯佚之用。)

〔二七〕據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六代繼蓮龕敍抱朴子校勘記，所謂繼昌校勘記實出自嚴氏之手(嚴氏曾刻入四錄堂類集)。

〔二八〕札逢卷十有抱朴子外篇校文六則。

〔二九〕曲園禱纂卷二五有讀抱朴子，其外篇校文十一則，近人李天根刻入諸子平議補錄卷十一中。

〔三〇〕抱朴子校補，鉛印本，共四十四頁。其三十七至四十四頁為外篇校文，凡三十則(內篇校文為百八十則)。

〔三一〕如核對慎本，始知一九四一年夏，假鄧文如先生所藏慎本以校者，實為覆刻本。又如過錄徐濟忠、顧廣圻、陳澧、王國維四家批校，皆深受啟發。

〔三二〕北京圖書館一九五九年所編善本書目卷五子部下道家類，尚未登錄此書。

〔三三〕記得當時總的印象是：第一、凡王注有的拙稿都有，而拙稿有的王注却無；第二、體例不甚謹嚴，引書多未得根柢，引佚書閒漏注出處；第三、誤書名為篇名(如「道存則尊，德勝則貴」條注，誤以蔡邕的勸學篇為荀子勸學篇)；第四、個別注嫌牽強(如「陳賈刎頸證弟」條注，認為說的是聶政姊聶嫫的事)；第五、引書有空着篇名待補的(也有因篇名誤而貼換了的)，全篇原擬注的辭條完後，又有字跡較潦草的增補，可見還不是最後定稿。

〔二四〕校語行文簡略，少證援。因歸期在即，祇繙檢一遍，可能有漏掉了的。

〔二五〕當中有好幾條，拙稿與之暗合。王校也有與徐濟忠、陳澧的校語相合的。同治一書，偶然巧合，是不足為奇的。凡采用王注中的校語，皆照原文逐錄，並標其姓名，如稱引徐濟忠、顧廣圻、陳澧、王國維、陳漢章諸家之說然。

抱朴子外篇校箋目錄

前言

嘉遯卷一……………一

逸民卷二……………六四

勸學卷三……………一一一

崇教卷四……………一四五

君道卷五……………一七四

臣節卷六……………二四九

良規卷七……………二七五

時難卷八……………二九六

管理卷九……………三〇二

務正卷十……………三〇七

貴賢卷十一……………三一

任能卷十二……………三一七

欽士卷十三……………三二二

用刑卷十四……………三三〇

審舉卷十五……………三八一

交際卷十六……………四二〇

備闕卷十七……………四五〇

擢才卷十八……………四五六

任命卷十九……………四六八

名實卷二十……………四八六

清鑒卷二十一……………五〇九

行品卷二十二……………五三二

弭訟卷二十三……………五六〇

酒誠卷二十四	五六八	博喻卷三十八	八七七
疾謬卷二十五	六〇一	廣譬卷三十九	九六〇
譏惑卷二十六	六四一	辭義卷四十	一〇三二
刺驕卷二十七	六六一	循本卷四十一	一〇四一
百里卷二十八	六八九	應嘲卷四十二	一〇四六
接疏卷二十九	七〇〇	喻蔽卷四十三	一〇六三
鈞世卷三十	七〇五	百家卷四十四	一〇八一
省煩卷三十一	七二〇	文行卷四十五	一〇八五
尚博卷三十二	七三八	正郭卷四十六	一〇八九
漢過卷三十三	七六一	彈欄卷四十七	一一一九
吳失卷三十四	七八〇	詰鮑卷四十八	一一三三
守壻卷三十五	八一三	知止卷四十九	一二二六
安貧卷三十六	八三八	自敘卷五十	一二八四
仁明卷三十七	八六〇	附錄	一三六三

抱朴子外篇校箋卷之一

嘉遯〔一〕

抱朴子曰：「有懷冰先生者〔二〕，薄周流之棲遯〔三〕，悲吐握之良苦〔四〕。讓膏壤於陸海〔五〕，爰躬耕乎斥鹵〔六〕。祕六奇以括囊〔七〕，含琳琅而不吐〔八〕。謚清音則莫之或聞〔九〕，掩輝藻則世不得覩〔一〇〕。背朝華於朱門〔一一〕，保恬寂乎蓬戶〔一二〕。絕軌躅於金、張之間〔一三〕，養浩然於幽人之作〔一四〕。謂榮顯爲不幸，以玉帛爲草土〔一五〕。抗靈規於雲表〔一六〕，獨違今而遂古〔一七〕。庇峻岫之巍巍〔一八〕，藉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一九〕，茹八石之精英〔二〇〕。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二一〕，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二二〕。萬物不能攪其和〔二三〕，四海不足汨其神〔二四〕。」

〔一〕 陳澧曰：「抱朴之隱遯，所以避害。故此篇首述其旨。」易遯：「九五，嘉遯，貞吉。」孔穎達正義：「嘉，美也。」陸德明釋文：「遯，……隱退也。」

〔二〕 本篇假設懷冰先生與赴勢公子爲主客之辭，以申其意，如東方朔之答客難，揚雄之解嘲然（其源則出自楚辭），非果有此二人也。他皆類此。

〔三〕周流，卽周游。棲遑，棲棲遑遑之省。呂氏春秋遇合：「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新語本行：「（夫子）閱周室之衰微，禮義之不行也，厄挫頓仆，歷說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立（讀爲位），而世無其主，周流天下，無所合意。」論衡儒增：「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論語憲問：「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邢昺疏：「栖栖，猶皇皇也。」鹽鐵論散不足：「孔子栖栖。」論衡定賢：「孔子棲棲。」是「棲」與「栖」同。孟子滕文公下：「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法言學行：「仲尼皇皇。」「皇」與「遑」通。文選班固答賓戲：「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漢書敘傳上作「皇皇」）。」李善注：「棲遑，不安居之意也。」

〔四〕吐握，吐哺握髮。韓詩外傳三：「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又見史記魯周公世家、說苑敬慎、列女傳母儀魯季敬姜傳）呂氏春秋謹聽、淮南子汜論則以爲夏禹事，「握髮」作「捉髮」。（漢書蕭望之傳：「今士見者皆先露素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文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漢書李陵傳：「（任）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顏師古注：「（良苦）言甚勞苦。」）

〔五〕膏壤，謂土地肥沃。陸海，謂物產富饒。史記齊太公世家贊：「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又貨殖傳：「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漢書地理志下：「秦地……有鄂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顏注：「言其地高陸而饒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出，故云陸海。」又東方朔傳：「時朔在傍，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維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

〔六〕史記夏紀：「海岱維青州，……厥田斥鹵。」呂氏春秋樂成：「終古斥鹵，生之稻粱。」說文鹵部部首：「鹵，西方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照按：斥鹵渾言則不別，即鹽鹹地。

〔七〕史記陳丞相世家：「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漢書陳平傳同（凡漢書與史記同者，後不復出）。嵇康集兄秀才公穆人軍贈詩：「抱玉寶六奇。」易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正義：「括，結也。囊所以貯物，以譬心藏知也。閉其知而不用，故曰括囊。」李鼎祚集解引盧氏曰：「慎言，則无咎也。」鹽鐵論雜論：「（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漢書公孫賀等傳贊顏注：「（括囊）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

〔八〕書禹貢：「厥貢惟球、琳、琅、玕。」孔安國傳：「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楚辭九歌東皇太一王逸注：「璆、琳、琅，皆美玉名也。」照按：後君道篇「文則琳琅墮於筆端」、任命篇「吐琳琅於毛（毫）墨之端」兩句之「琳琅」，與此「琳琅」同，皆喻文辭之美也。（文心雕龍時序：「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亦以「琳琅」形容其文辭之美。）

〔九〕說文言部：「謚，一曰無聲也。」清音，指言論。

〔一〇〕輝藻，指文章。

〔一一〕漢書敘傳上：「（答賓戲）朝爲榮華，夕而焦瘁（文選作「憔悴」，同）。」文選郭璞遊仙詩：「朱門何足榮。」李注引東方朔十洲記（序）曰：「臣故捨輜隱而赴王庭，藏養生而待朱門（今本作「朱闕」）矣。」

〔一二〕禮記儒行：「蓬戶甕牖。」孔穎達正義：「蓬戶，謂編蓬爲戶，又以蓬塞門，謂之蓬戶。」

〔一三〕軌躅，猶言軌迹。漢書敘傳上：「（班）嗣報曰：「……伏周、孔之軌躅。」顏注引鄭氏曰：「躅，迹也。」三輔謂牛蹄

處爲躅。金、張，金日磾，張安世。漢書霍光金日磾傳贊：「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又張湯傳：「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上（武帝）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又蓋寬饒傳：「下無金、張之託。」又揚雄傳下：「（解嘲）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文選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且宦無金、張之援。」又左思詠史詩：「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均以金、張並稱。

〔二四〕陳澧曰：「『件』疑當作『伍』。」照按：陳說是。成都二仙菴道藏輯要本（後簡稱蜀藏本）正作「伍」。「件」與「伍」本通，但稚川率用「伍」字。時難篇「老死於庸兒之伍」，廣譬篇「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鹵之伍」，內篇序「藏逸跡於跛驢之伍」，又暢玄「紆鸞鳳之翼於細分（當依敦煌本作介）之伍」，並其證。此固不應獨作「件」也。當據改。孟子公孫丑上：「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漢書敘傳上：「（答賓戲）孟軻養浩然之氣。」顏注：「浩然，純壹之氣也。」幽人，隱士。易履：「六九，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後漢書逸民傳論：「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三國志魏書管寧傳：「（明帝）又詔青州刺史曰：「……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嵇康集酒會詩：「酒中念幽人。」文選陸機招隱詩：「幽人在浚谷。」又孔稚珪北山移文：「或歎幽人長往。」並稱隱士爲幽人。

〔二五〕草土，鄙夷之辭。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况瓊玉乎？是糞土也。」國語晉語四：「玉帛酒食，猶糞土也。」史記貨殖范蠡傳：「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後漢書袁紹傳：「輕榮財於糞土。」淮南子繆稱：「碧瑜，糞土也。」（論衡累害：「文王所以爲糞土，而惡來所以爲金玉也。」）鍾子弼葬：「珪玉棄於糞土。」（宋本意林六引）上引諸書之「糞土」，與此文之「草土」，字雖有異，含義固不殊也。

〔二六〕文選謝靈運遊南亭詩：「遠峯隱半規。」李注引張載歲夕詩曰：「白日隨天迴，噉噉員如規。」是靈規，謂日也。（下）
文「若乃耀靈翳景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二句，卽由此句而發。則靈規之爲日，信有徵矣。（雲表，猶雲端，言其高。）文選張衡西京賦：「承雲表之清露。」

〔二七〕遂古，從古。文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李注引賈逵國語注曰：「遂，從也。」

〔二八〕爾雅釋言：「庇，蔭也。」呂氏春秋懷寵「則民知所庇矣」高誘注：「庇，依蔭（與「蔭」通）也。」爾雅釋山：「山有穴爲岫。」郭璞注：「謂巖穴。」

〔二九〕三蒼：「漱，漱吮也。」（一切經音義二引）論衡道虛：「（項）曼都好道學仙，……曼都曰：「……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口飢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飢。」（內篇祛惑略同）說文水部：「澗，清也。」「澄」與「澗」同。

〔三〇〕廣雅釋詁二：「茹，食也。」八石，卽丹砂、雄黃、雌黃、空青、硫黃、雲母、戎鹽、硝石，爲道家鍊食藥物。淮南子齊俗：「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許慎注：「馮夷……服八石，得水仙。」神仙傳老子傳：「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內篇論仙：「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又明本：「合金丹之大藥，鍊八石之飛精。」

〔三一〕文選陸機文賦：「志眇眇而臨雲。」李注：「眇眇，高遠貌。」爾雅釋天：「蟬，虹也。蜺爲挈貳。」郭注：「（虹）俗名爲美人虹。蜺，雌虹也。」邢昺疏：「月令：「季春之月，虹始見。」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楚辭嚴忌哀時命：「虹霓紛其朝霞兮。」王注：「言天雲雜色，虹霓揚光，紛然炫耀。」「蜺」與「霓」通。

〔三二〕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武帝）大說（讀曰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漢書郊祀志下：「谷永說上（成帝）曰：「……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顏注引如淳曰：

「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陵陽子明經：「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文選揚雄甘泉賦、張衡思玄賦、張協七命李注引）

〔三〕詩小雅何人斯：「祇攪我心。」毛萇傳：「攪，亂也。」和，謂和氣（荀子天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楊倞注）。莊子人間世「心莫若和」，文子道原「恬愉無矜而得乎和」，又九守「古之爲道者養以和」，淮南子俶真「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其「和」字含義並與此同。

〔四〕小爾雅廣言：「汨，亂也。」

於是有赴勢公子聞之，慨然而嘆曰：「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恥也〔一〕；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真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二〕，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三〕！」

〔一〕詩小雅白駒：「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毛傳：「空，大也。」又節南山：「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毛傳：「項，大也。」鄭玄箋：「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潛夫論三式：「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見論語微子）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汪繼培箋曰：「此引詩以明大臣怨乎不以，則以四牡項領而靡所聘，喻賢者有才而不得試，與鄭氏異誼，蓋本三家詩說。」中論爵祿篇云：「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聘。』傷道之不遇也。」新序雜事五云：「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行，項領不亦宜乎！」隸釋堂邑令費鳳碑云：「退己進弟，不營榮祿，栖遲歷稔，項領滯畜。」易林履之剝、否之屯、噬嗑之歸妹、未濟之明夷並云：「名成德就，項領不試。」抱朴子嘉遁篇云：「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恥也。」勗學篇云：「項領之駿，騁迹於千里。」博喻篇云：「兩絆而項領，則騏驎與蹇驢同矣。」莊子馬蹄「及至伯樂」釋文：「伯樂，姓孫名陽，善馭

馬。漢書司馬相如傳上：「子虛賦」陽子驂乘。顏注引張揖曰：「陽子，伯樂也。秦穆公臣。姓孫名陽。」說文馬部：「驥，千里馬也。孫陽所相者。」楚辭東方朔七諫怨世：「驥躊躇於弊輦兮，遇孫陽而得代。」王注：「孫陽，伯樂姓名也。」

〔三〕書洪範：「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孔傳：「賢臣顯用，國家平寧。」孟子盡心上：「窮則獨善其身。」分，符問切。猶志也。（文選潘岳金谷集作詩李注）

〔三〕左傳文公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戡、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杜預注：「愷，和也。」正義：「言其和於物也。」元，善也。」正義：「言其善於事也。」（「凱」與「愷」同。文選左思魏都賦：「相兼二八。」張載注：「二八者，八元八凱也。」又任昉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位裁元凱。」又劉孝標辯命論：「故重華立而元凱升。」並作「元凱」，與此同。（後君道、務正、擢才、任命、名實、行品等篇，亦皆作「元凱」。）

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一〕，騰跚玄極〔二〕，攸敝彝倫者〔三〕，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四〕，掩炳蔚之文〔五〕，玩圖籍於絕跡之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羣，陳龍章於晦夜〔六〕，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帷覃思〔七〕，殫毫騁藻，幽贊太極〔八〕，闡釋元本，言歡則木梗怡顏如巧笑〔九〕，語戚則偶象嘖頤而滂沱〔一〇〕，抑輕則鴻羽沈於弱水〔一一〕，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爲胡越〔一二〕，合異則萬殊而一和〔一三〕，切